

故事故百種

古城會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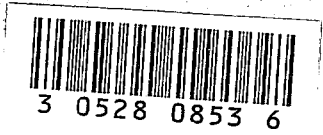


85

PL



857.61  
119.3  
:25



# 古城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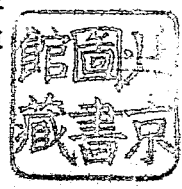
話說關公與甘糜二夫人等，從許昌出來，欲到河北去，經過

張飛



古  
城  
會

五關，斬將六員。渡過黃河，正想到袁紹地方去會劉備，忽遇見孫乾，知道劉備往汝南劉辟處去了。就不投河北，徑向汝南而行。行了數日，忽值大雨滂沱，行裝盡溼。遙望山崗邊有一所莊院，關公引著車仗，到彼借宿，莊內一老人出迎。關公具言來意。老人曰：「某姓鄆，名



808360

常世居於此。久聞大名，幸得瞻拜。遂宰羊置酒相待，請二夫人於後堂暫歇。郭常陪關公孫乾於草堂飲宴。一邊烘焙行李，一邊喂養馬匹。

至黃昏時候，忽見一少年，引數人入莊，徑上草堂。郭常喚曰：「吾兒來拜將軍。」因謂關公曰：「此愚男也。」關公問何來。常曰：「射獵方回。」少年見過關公，卽下堂去了。常流淚言曰：「老夫耕讀傳家，止生此子，不務本業，惟以遊獵爲事。是家門不幸也。」關公曰：「方今亂世，若武藝精熟，亦可以取功名，何云不幸？」常曰：「他若肯習武藝，便是有志之人；今專務遊蕩，無所不爲，老夫所以憂耳。」

關公亦爲歎息。至更深，郭常辭出。關公與孫乾方欲就寢，忽

聞後院馬嘶人叫。關公急喚從人，卻都不應，乃與孫乾提劍往視之。只見郭常之子，倒在地上叫喚，從人正與莊客廝打。公問其故。從人曰：「此人來盜赤兔馬，被馬踢倒。我等聞叫喚之聲，起來巡看，莊客們反來廝打。」公怒曰：「鼠賊焉敢盜吾馬！」

恰待發作，郭常奔至告曰：「不肖子爲此歹事，罪合萬死！奈老妻最憐愛此子，乞將軍仁慈寬恕！」關公曰：「此子果然不肖！適纔老翁所言，真「知子莫若父」也。我看翁面，且姑恕之。」遂分付從人，看好了馬，喝散莊客，與孫乾回草堂歇息。次日，郭常夫婦出拜於堂前，謝曰：「犬子冒瀆虎威，深感將軍恩恕。」關公令將出，我以正言教之。常曰：「他於四更時分，又引數個無賴之徒，不知何處去了。」



關公謝別郭常，奉嫂上車，出了莊院，與孫乾並馬護著車仗，取山路而行。不及三十里，只見山背後擁出百餘人，爲首兩騎馬。前面那人，頭裹黃巾，身穿戰袍；後面乃郭常之子也。黃巾者曰：「我乃天公將軍張角部將也！來者快留下赤兔馬，放你過去！」關公大笑曰：「無知狂賊！汝既從張角爲盜，亦知劉關張兄弟三人名字否？」黃巾者曰：「我只聞赤面長髯者名關雲長，卻未識其面。汝何人也？」

公乃停刀立馬，解開鬚囊，出長髯令

視之。其人滾鞍下馬，腦揪郭常之子拜獻於馬前。關公問其姓名。告曰：「某姓裴，名元紹。自張角死後，一向無主，嘯聚山林，權於此處藏伏。今早這廝來報，「有一客人，騎一匹千里馬，在我家投宿，」特邀某來奪此馬，不想卻遇將軍。」郭常之子拜伏乞命。關公曰：「吾看汝父之面，饒你性命！」

郭子抱頭鼠竄而去。公謂元紹曰：「汝不識吾面，何以知吾名？」元紹曰：「離此三十里有一臥牛山。山上有一關西人，姓周名倉，兩臂有千斤之力。板肋虬髯，形容甚偉。原在黃巾張寶部下爲將。張寶死，嘯聚山林，他多曾與某說將軍盛名，恨無門路相見。」關公曰：「綠林中，非豪傑託足之處。公等今後可各去邪歸正，勿自陷其身。」元紹拜謝。

正說話間，遙望一彪人馬來到。元紹曰：「此必周倉也。」關公乃立馬待之。果見一人，黑面長身，持槍乘馬，引衆而至。見了關公，驚喜曰：「此關將軍也！」疾忙下馬，俯伏道旁曰：「周倉參拜。」關公曰：「壯士何處曾識關某來？」倉曰：「舊隨黃巾張寶時，曾識尊顏；恨失身賊黨，不得相隨。今日乃得拜見，願將軍不棄，收爲步卒，早晚執鞭隨鐙，死亦甘心。」公見其意甚誠，乃謂曰：「汝若隨我，汝手下人件若何？」倉曰：「願從則俱從；不願從者，聽之可也。」

於是衆皆曰：「願從。」關公乃下馬至車前，稟問二嫂。甘夫人曰：「叔叔自離許都，沿路獨行至此，歷過多少艱難，未嘗要軍馬相隨，今何獨容周倉之衆耶？」我輩女流淺見，叔自斟酌。」公曰：

「嫂嫂之言是也。」遂謂周倉曰：「非關某寡情，奈二夫人不從。汝等且回山中，待我尋見兄長，必來相招。」周倉頓首告曰：「倉乃一粗莽之夫，失身爲盜，今遇將軍，如重見天日。豈忍復錯過？若以衆人相隨爲不便，可令其盡跟裴元紹去。倉隻身步行，跟隨將軍，雖萬里不辭也！」關公再以此言告二嫂。甘夫人曰：「一二人相從，無妨於事。」公乃令周倉撥人伴隨裴元紹去。元紹曰：「我亦願隨關將軍。」周倉曰：「汝若去時，人伴皆散，且當權時統領。我隨關將軍去，但有住筭處，便來招你。」

元紹怏怏而別。周倉跟著關公，往汝南進發。行了數日，遙見一座山城。公問土人：「此何處也？」土人曰：「此名古城。數月前有一將軍，姓張名飛，引數十騎到此，將縣官逐去，占住古城，招軍



買馬，積草屯糧。今聚有三五千人馬，四遠無人敢敵。」關公喜曰：「吾弟自徐州失散，一向不知下落，誰想卻在此！」乃令孫乾先入城通報，教來迎接二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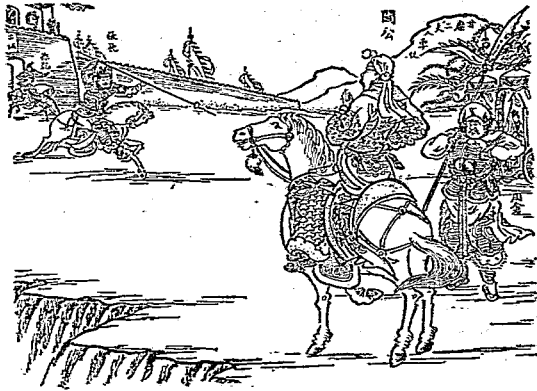


卻說張飛在芒  
 碭山中，住了月餘，因  
 出外探聽玄德消息，  
 偶過古城，入縣借糧，  
 縣官不肯，飛怒，因就  
 逐去縣官，奪了縣印，  
 占住城池，權且安身。  
 當日孫乾領關公命，

入城見飛施禮畢，具言：「玄德離了袁紹處，投汝南去了。今雲長直從許都送二位夫人至此，請將軍出迎。」

張飛聽罷，更不同言，隨即披挂持矛上馬，引一千餘人，逕出將門。孫乾驚訝，又不敢問，只得隨出城來。關公望見張飛到來，喜不自勝；付刀與周倉接了，拍馬來迎。只見張飛圓睜環眼，倒豎虎鬚，吼聲如雷，揮矛向關公便搠。關公大驚，連忙閃過，便叫：「賢弟何故如此？豈忘了桃園結義耶？」飛喝曰：「你既無義，有何面目來與我相見！」關公曰：「我如何無義？」飛曰：「你背了兄長，降了曹操，封侯賜爵，今又來賺我！我今與你拚個死活！」關公曰：「你原來不知，我也難說。現放着二位嫂嫂在此，賢弟請自問。」

二夫人聽得，揭簾而呼曰：「三叔何故如此？」飛曰：「嫂嫂



住着。且看我殺了負義的人，然後請嫂嫂入城。」甘夫人曰：「二叔因不知你等下落，故暫時棲身曹氏。今知你哥哥在汝南，特不避險阻，送我們到此。三叔休錯見了。」糜夫人曰：「二叔向在許都，原出於無奈。」飛曰：「嫂嫂休要被他瞞過了！忠臣寧死而不辱。大丈夫，豈有事二主之理！」關公曰：「賢弟，你屈了我。」孫乾曰：「雲長特來尋將軍。」飛喝曰：「如何你也胡說！他那裏有好心，必是來捉我！」關公曰：「我若捉你，

須帶軍馬來。」飛把手指曰：「兀的不是軍馬來也！」



古城會

關公回顧果見塵埃起處，一彪人馬來到。風吹旗號，正是曹軍。張飛大怒曰：「今還敢支吾麼？」挺丈八蛇矛，便搠將來。關公急止之曰：「賢弟且住。你看我斬此來將，以表我真心。」飛曰：「你果有真心，我這裏三通鼓罷，便要你斬來將。」關公應諾。須臾，曹兵至。爲首一將，

乃是蔡陽，挺刀縱馬，大喝曰：「你殺吾外甥秦琪，却原來逃在此！吾奉丞相命，特來拿你！」關公更不打話，舉刀便砍，張飛親自擂鼓。只見一通鼓未盡，關公刀起處，蔡陽頭已落地，衆軍士俱走。關公活捉執旗的小卒過來，問取來由。小卒告說：「蔡陽聞將軍殺了他外甥，十分忿怒，要來河北與將軍交戰。丞相不肯，因差他往汝南攻劉辟，不想在這裏遇着將軍。」關公聞言，教去張飛前告說其事。飛將關公在許都時事細問小卒。小卒從頭至尾，說了一遍。飛方纔信。

正說間，忽城中軍士來報：「城南門外有十數騎來的甚緊，不知是甚人。」張飛心中疑慮，便轉出南門看時，果見十數騎，輕弓短箭而來。見了張飛，滾鞍下馬。視之，乃糜竺糜芳也。飛亦下馬。

相見。竺曰：「自徐州失散，我兄弟二人，逃難回鄉，使人遠近打聽，知雲長降了曹操，主公在於河北，又聞簡雍亦投河北去了。只不知將軍在此。昨於路上遇見一夥客人說：「有一姓張的將軍，如此模樣，今據古城。」我兄弟度量必是將軍，故來尋訪。幸得相見！」

飛曰：「雲長兄與孫乾送二嫂方到，已知哥哥下落。」

二糜大喜，同來見關公，并參見二夫人。飛遂迎請二嫂入城，至衙中坐定，二夫人訴說關公歷過之事，張飛方纔大哭，參拜雲長。二糜亦俱傷感。張飛亦自訴別後之事，一面設宴賀喜。

次日，張飛欲與關公同赴汝南見玄德。關公曰：「賢弟可保護二嫂，暫住此城，待我與孫乾先去探聽兄長消息。」飛允諾。關公與孫乾引數騎奔汝南來。劉辟接着，關公便問皇叔何在。劉辟

曰：「皇叔到此住了數日，爲見軍少，復往河北袁本初處商議去了。」關公怏怏不樂。孫乾曰：「不必愁慮。再苦一番驅馳，仍往河北去報知皇叔，同至古城便了。」

關公依言，辭了劉辟，同至古城，與張飛說知此事。張飛便欲同至河北。關公曰：「有此一城，便是我等安身之處，未可輕棄。我還與孫乾同往袁紹處，尋見兄長，來此相會。賢弟可堅守此城。」飛曰：「兄斬他顏良文醜，如何去得？」關公曰：「不妨，我到彼當見機而行。」遂喚周倉問曰：「臥牛山裴元紹處，共有多少人馬？」倉曰：「約有四五百。」關公曰：「我今抄近路去尋兄長。汝可往臥牛山招此一枝人馬，從大路上接來。」

倉領命而去。關公與孫乾只帶二十餘騎投河北來。將至界

首，乾曰：「將軍未可輕入，只在此間暫歇。待某先入見皇叔，別作商議。」關公依言，先打發孫乾去了。遙望前村有一所莊院，便與從人到彼投宿。莊內一老翁攜杖而出，與關公施禮。公具以實告。老翁曰：「某亦姓關，名定。久聞大名，幸得瞻謁。」遂命二子出見，款留關公，并從人俱留於莊內。

且說孫乾匹馬入冀州，見玄德，具言前事。玄德曰：「簡雍亦在此間，可暗請來同議。」少頃簡雍至，與孫乾相見畢，共議脫身之計。雍曰：「主公明日見袁紹，只說要往荊州，說劉表共破曹操，便可乘機而去。」玄德曰：「此計大妙！但公能隨我去否？」雍曰：「某亦自有脫身之計。」

商議已定；次日，玄德入見袁紹，告曰：「劉景升鎮守荆襄九



郡兵精糧足，宜與相約，共攻曹操。」紹曰：「吾嘗遣使約之，奈彼未肯相從。」玄德曰：「此人是備同宗，備往說之，必無推阻。」紹遂命玄德即去。

玄德出，簡雍進曰：「玄德此去，必不回矣。某願與偕往；一則同說劉表，二則監住玄德。」紹然其言，便命簡雍與玄德同行。

卻說玄德先令孫乾出城，回報關公；一面與簡雍辭了袁紹，上馬出城。行至界首，孫乾接著，同往關定莊上。關公迎門接拜，執手啼哭不止。關定領二子拜於草堂之前。玄德問其姓名。關公曰：「此人與弟同姓，有二子：長子關寧，學文；次子關平，學武。」關定曰：「今愚意欲遣次子跟隨關將軍，未識肯容納否？」玄德曰：「年幾何矣？」定曰：「十八歲矣。」玄德曰：「既蒙長者厚意，吾弟

尙未有子，今卽以賢郎爲子，若何？」關定大喜，便命關平拜關公爲父，呼玄德爲伯父。玄德恐袁紹追之，急收拾起行。關平隨著關公一齊起身。關定送了一程自回。關公教取路往臥牛山來。

正行間，忽見周倉引數十人帶傷而來。關公引他見了玄德，問其何故受傷。倉曰：「某未至臥牛山之前，先有一將單騎而來，與裴元紹交鋒，只一合，刺死裴元紹，盡數招降人伴，占住山寨。周倉到彼，招誘人伴時，止有這幾個過來，餘者俱懼怕，不敢擅離。倉大忿，與那將交戰，被他連勝數次，身中三槍，因此來報主公。」玄德曰：「此人怎生模樣？姓甚名誰？」倉曰：「極其雄壯，不知姓名。」

於是關公縱馬當先，玄德在後，逕投臥牛山來。周倉在山下

叫馬，只見那將全副披挂，持槍驟馬，引衆下山。玄德早揮鞭出馬，

大叫曰：「來者莫非子龍否？」那將見了玄德，滾鞍下馬，伏道旁。原來果然是常山趙子龍。玄德關公，俱下馬相見，問其何由至此？雲曰：「雲自別使君，不想公孫瓚不聽人言，以致兵敗自焚。袁紹屢次招雲，雲想紹亦非用人之人，因此未往。後欲至徐州投使君，又聞徐州失守，雲長已歸曹操，使君又在袁紹處。雲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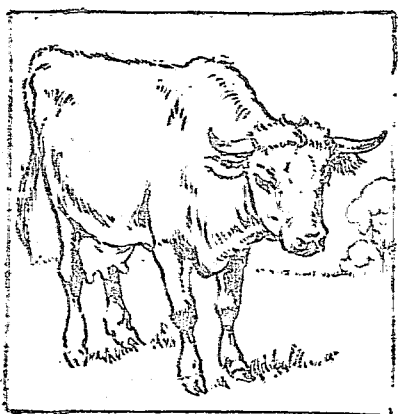
幾番欲來相投，只恐袁紹見怪。四海飄零，無容身之地。前偶過此處，適遇裴元紹下山來欲奪吾馬，雲因殺之，借此安身。近聞翼德

在古城，欲往投之，未知真實。今幸得遇使君。」

玄德大喜，訴說從前之事。關公亦訴前事。玄德曰：「吾初見子龍，便有留戀不捨之情。今幸得相遇。」雲曰：「雲奔走四方，擇主而事，未有如使君者。今得相隨，大慰平生。雖肝腦塗地，無恨矣。」當日就燒燬山寨，率領人衆，盡隨玄德



前赴古城。張飛、糜竺、糜芳迎接入城，各相拜訴。二夫人具言雲長之事，玄德感歎不已。於是殺牛宰馬，先拜謝天地，然後徧勞諸軍。玄德見兄弟重聚，將佐無缺，又新得了趙雲，關公又得了關平、周倉二人，大家歡喜無限。



V. 61
2. 3
25